

哈拉马河

费洛西奥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从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SN 4
6

016172



〔西班牙〕拉斐尔·桑切斯·费洛西奥

哈拉马河

肃声问陶译



女子学院 0055518

外国文学出版社

Rafael Sánchez Ferlosio

EL JARAMA

Ediciones Destino

Barcelona, España

Cuarta edición: agosto 1957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哈 拉 马 河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27,000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5}{8}$ 插页 5

1984年8月北京第1版

1984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6,400

书号 10208·182

定价 1.95 元

前 言

《哈拉马河》这部现代西班牙小说，描绘了一群马德里青年男女，在盛夏时节到哈拉马河去度过的一个星期日。故事沿着两条线索，分别在河滩及一家小酒店展开：在河边，性格各异的青年们嬉戏，逗闹，冲突，然后又和解，反映出年轻人青春活脱的风貌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在酒店里，属于社会下层的各色人物邂逅相遇，对彼此的遭际，对社会上和生活里的种种人与事，或寄以同情，或发出咒骂，天南海北，高谈阔论，俨然是社会一个阶层的缩影。

这部作品表现作者善于从平凡的生活小事入手，深刻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班牙的社会现实，发掘当时普通人的内心活动。小说的风格平易、缜密，几乎通篇以纯熟而富于表现力的对话写成，不但别具特色，而且有很强的感染力，读来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仿佛同书中的主人公们一起作了一次假日郊游，乐他们之所乐，悲他们之所悲。由于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及新鲜手法，许多美洲作家以及电影剧作者都从中受到启迪。

《哈拉马河》于一九五六年出版，获当年西班牙“欧亨尼奥·纳达尔”文学奖。作者拉斐尔·桑切斯·费洛西奥，是西班牙著名作家，一九二七年出生在罗马。父亲是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拉斐尔·桑切斯·马萨斯，母亲是意大利人。他的妻子卡门·马

丁·加伊特，也是小说家。

桑切斯·费洛西奥的第一本小说《阿尔方乌伊的技能和遭遇》出版于一九五一年，是一本幻想作品，描写一个孩子的奇特遭遇，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的讽刺。

《哈拉马河》却完全是用另一种风格写成。它如实地纪录了生活中人们的谈话，以达到反映现实的效果。因此评论家们认为它是西班牙战后涌现的客观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西班牙文学几乎沉寂了十年之久。后来出现了卡米洛·何塞·塞拉、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桑托斯、路易斯·马丁·桑托斯，以及桑切斯·费洛西奥等这样的作家，开始在作品中反映战后西班牙人民的生活。他们用不同的艺术风格，描写出内战在西班牙人民心灵上造成的深刻创伤，并且曲折地谴责了佛朗哥政权对人民的压迫。塞拉的《蜂房》，费尔南德斯·桑托斯的《粗野的人》，马丁·桑托斯的《沉默的时代》，以及桑切斯·费洛西奥的这一部《哈拉马河》，都因为开创了西班牙战后文学的这条新的道路而受到重视。

桑切斯·费洛西奥是一位写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作家，继《哈拉马河》之后，到一九七四年才又发表了两部小说：《第一个星期》和《第二个星期》，这是他计划中的系列小说《花园里的星期》的两个部分。

译者

拉斐尔·桑切斯·费洛西奥
(1927—)是当代西班牙重要作家。
本书是他的代表作品，出版于1956
年，获当年西班牙“欧亨尼奥·纳达
尔”文学奖。小说描写了马德里一
群中产阶级青年男女盛夏时节在哈
拉马河边的一天假日活动。作品采
用纯客观描写的手法，通过大量的
日常对话，展示各个青年不同的性
格和思想，反映了年轻一代思想的
苦闷和内战造成的创伤，揭露了战
后西班牙的社会现实。这部小说是
当代客观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品，对
西班牙战后小说的新思潮影响
极大。

AAF71/10

本社已出和即出的部分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
黄雨石译

西线无战事

〔德〕雷马克著 朱雯译

普通人狄蒂

〔丹〕尼克索著 成时译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瑞典〕拉格洛孚著
高骏千 王央乐译

喀尔巴阡山狂想曲

〔匈〕伊雷什·贝拉著
汤真 万紫译

自由或死亡

〔希腊〕卡赞扎基著
王振基译

梅特林克戏剧选〔比〕

张裕禾 李玉民译

变

〔法〕米歇尔·布托尔著
桂裕芳译

莫拉维亚短篇小说选〔意〕

吕同六译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墨〕卡洛斯·富恩特斯著
亦潜译

啊，拓荒者！ 我的安东妮亚

〔美〕薇拉·凯瑟著
资中筠 周微林译

看不见的人

〔美〕拉·艾里森著 多人译

艾特玛托夫小说选〔苏联〕

冯加 力冈译

我们在河里接触到的水，
既是逝水的水尾，又是来水的
水头；眼前的日子也是这样。

莱奥纳多·达·芬奇

“我将依次扼要地描述这些河流，从哈拉马河谈起：该河发源于塞沃列拉山脉与埃斯科穆尼翁山脉之间的索莫谢拉山南麓的片麻岩层之中。经过拉·伊鲁埃拉，经过蒙特霍·德·拉·谢拉磨坊和普拉德纳·德尔·林孔磨坊，流到马德里省。转而进入瓜达拉哈拉省，穿过志留纪的沉积岩，直抵旧属博纳瓦尔的孔凡托。然后，一径流入一片白垩纪石灰岩的深沟峡谷之中，这条石灰岩带从庞顿·德·拉·奥利瓦，经过塔马洪和孔戈斯特里纳，一直绵延至辛贯萨。哈拉马河在庞顿·德·拉·奥利瓦以南不远处同洛索亚河汇合。而后，哈拉马河转而向南，造成托雷拉古纳平原，把乌塞达撇在左岸；乌塞达高出河面八十米，有一座木桥。它同洛索亚河汇合的那段，便成了两省的省界。在埃斯帕塔尔河以北几公里的地方，它再度流进马德里省——这已经是进入了第四纪的洪积层沙岩带了。由于河流改道，河床屡迁，哈拉马河并没有给农业带来什么好处。人们仅在塔拉曼卡那里辟出一条短渠，引它的水来推动一座有两个石碾的水磨坊。在塔拉曼卡，也有一座木桥，但如今已废弃不用，因为河道已改，好多年前就从别处流过了。从塔拉曼卡，可以乘坐各种船只，顺流到帕拉奎略斯，直抵比维罗斯桥；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公路便从此处穿过。这里距离马德里是十六公里……”

“能不能把帘子给我撩起来?”

他总是那副样子坐在那里：背靠着紧里头阴暗的墙壁，面对大门，冲着光亮。柜台顺在他的左首，同他的视线平行。他的椅子是侧过来放着的；这么一来，他的右臂就搭到了椅背上，左臂就搁在了柜台上。他仿佛蜷缩在一个壁龛里，身体的三面都有屏障，只有一面受光。他喜欢眼前能够一览无余。可是，门帘切断了他的视线，这使他受不了。

“能不能把帘子给我撩起来?”

老板点了点头。门帘是一块做口袋用的厚重的亚麻布。

他的怪毛病，人家早就了解。只要他早上往他那个角落里一坐，老板就赶紧把门帘拉开，用不着等他开口。这次，老板装模作样地撩帘子，动作之间有所暗示。于是，他生气了。

“你要是嫌撩帘子麻烦，早就可以说，我可以上别的地方去喝。别来这一套，我可不吃你的。”

“我说，卢西奥，开这么点儿玩笑你都受不了？我不嫌麻烦。眼下夏天的苍蝇，叫人吃不消。你在这儿爱怎么就怎么，我无所谓。只不过，你喜欢往外瞧的那股劲头，叫我好笑。你还没看腻？！不就是那棵树、那条小路、那堵围墙。”

“问题不在看什么或看不见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看见什么了。管它劲头不劲头的，反正我就是喜欢眼前开闊点。要不然就心烦，烦得都不知道让眼睛干什么好，往哪儿看好。再说，我想看看有谁打这里过。”

“你是要说，想看看谁不打这里过吧。”

他们都不说了。老板两条毛茸茸的胳膊支在柜台上，整个上身的重量全都压在胳膊上面。一束阳光斜照着水泥地板。一

声火车的长鸣传到他们的耳朵里，老板开口说：

“九点差一刻。”

两人都略微变动了一点姿势。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等他来了，你还是告诉他，叫他下午留下来，照看花园。胡斯蒂娜指望不了啦，她未婚夫四点钟来找她！”

老板朝传出声音的过道回答说：

“一个星期里，他哪天都可以来找她出去。星期天我这儿需要胡斯蒂娜，他是知道的么。”

女人走出来。她歪着头，正在用梳子使劲梳通灰白头发上的一个结。

“不应该让姑娘把所有的星期天都断送在这里。她也有出去看看电影的权利。”

“谁也没有不让她去看电影。我只是说，他们最好换个日子去。”

“人家七点半下班，没准儿还要晚点，完了要从马德里赶到这里，还要把她送回来。你叫人家换在上班的日子，这是怎么想的？”

“那好吧，太太，算我什么也没说。一切都听他们的便。”

女人已经梳开了头发的结，手里空闲下来，便换一种口气对她丈夫说：

“再说，人家星期天把她带出去，就是为了不愿意叫姑娘在花园里侍候人，让顾客盯着看她，调戏她。我看，在这一点上人家做得完全对。”

“哦，他凭什么不乐意？叫我的女儿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

他是什么人？我们是正经人。他这会儿倒来教训我该怎么教育我的女儿。”

“你早该受点教训啦！就是么。该让你懂得女孩子是怎么回事，可你老拿她当酒馆里的跑堂使唤，把她圈在这里，让她挨着桌子转。你早该弄清楚，姑娘家的事微妙着哪。”她隔着柜台同她丈夫争论，还在他面前挥舞着那把大黑梳子。“真叫人不敢相信，毛里西奥，你会用这种办法来作践你的女儿。人家把她带走，我才高兴呢。在这一点上，我就认为人家看得对。你看见了罢。”

“算了吧，这小伙子这会儿要让我们一家都当老爷太太哪。”

卢西奥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又看看那个。

“什么老爷太太的，都是胡扯。让姑娘今天出去玩玩，就这么定了。”

她走进里屋，接着梳她的头去了。毛里西奥看了卢西奥一眼，耸了耸肩膀。随后，两人的目光又转向门口。毛里西奥叹了口气，说：

“我们这儿，每天都得闹点新花样。”

没人说话了。那块长方形的阳光悄悄变宽，并且反射到天花板上。苍蝇在阳光照耀着的一股股灰尘中嗡嗡叫。卢西奥变换着姿势，说：

“今天会有人下河的。”

“会的。没准儿会比上个星期天人多。这个星期一直都那么热……”

“我敢说，今天来的人一定多。”

“咱们这儿是乡下，还这么没完没了的热；在首都，不知道该热成什么样子了？”

“就一窝蜂似地往河里跑呗。”

“昨天和前天，就是荫凉里，少说也有三十到三十五度。”

“是啊，今天肯定会来的。今天到河里来洗澡的，准是人山人海。”

日历上的颜色鲜艳得刺眼。地上的阳光反射到阴暗的地方，使阴影也变得透亮，仿佛小酒店里有着微弱的灯光。罗列在柜架上的卡萨利亚白兰地和茴香酒的凸花玻璃瓶，象是珍珠宝石，熠熠生辉。木头的柜台不知擦过多少遍，台面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斑痕、疖疤、损伤和酒杯底的印迹。毛里西奥闲着没事，在从挂在钉子上的抹布里抽一根黄颜色的线。柜台面上的木缝里满是肥皂和污垢。耐磨的木纹已经从板面上凸了出来。这种凹凸不平的表面，使毛里西奥的前臂硌出了一片印子。他又看着画消遣，同时惬意地搔着自己发红的皮肤。卢西奥在挖鼻子，闲眺着门外暴晒的土地、橄榄园和一公里外的村舍，以及依然耸立在那里的老工厂的废墟。那边，起伏的土地伸向天边，有一条肮脏的带子，又象是雾，又象是尘埃，又象是打谷场上的茸毛，低低地笼罩着地平线。往上，是一碧无际的天空，平展展的，如同一块装甲钢板，上面没有一丝云翳。

一个彪形大汉在门口出现，他的双肩把整个门都挡住了。他进门之前先张望了一番；跨过门槛时，屋里顿时为之一暗。

“您好！我把这个给您搁在哪儿？”

他肩上扛着一大块用粗麻袋包着的冰。

“喂，德梅特里奥。先放在这儿吧，得把它砸开。你再去扛几块来，别让太阳晒化了。”

毛里西奥帮他解开麻包。那人转身又出去了。毛里西奥翻遍所有柜子，要找他那把锤子。德梅特里奥又扛着第二块冰进

来了。

“你把车停在哪儿了？我们都没听见一点声音。”

“在荫凉里。您要我停在什么地方？”

“那就行了。我只不过觉得奇怪就是。箱子也带来了吧？”

“带来了。两箱：一箱啤酒，一箱汽水。没错吧？”

“对，没错。你快去再扛一块来，这块都要化了！这把锤子真是活见鬼！福斯蒂娜！这儿的東西总是随手乱抄，用完了也不放回原处。福斯蒂娜！”

他抬头一看，她正站在他面前。

“你要什么呀？我在这儿么。喊上一声也就够了，我又不是聋子。”

“噢，你把锤子扔到哪儿去了？我就是要知道这个。”

“你是叫狗给咬了吧。”她指着柜架说，“你看这不是！”

“东西原来放在哪儿，你就给我放在哪儿！这些柜子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事没事？”

“没啦！”

福斯蒂娜出去时碰了一下卢西奥的肩膀，又翘起大拇指朝后点了点她的丈夫，小声说：

“知道这个人了吧？”

卢西奥使了个眼色，又耸了耸肩膀。那个开车的把最后扛进来的一块冰同先前扛进来的摞在一起。

“你先别去扛箱子。先帮我把冰砸开吧，劳驾。”

德梅特里奥用力抓住冰块，毛里西奥抡起锤子猛砸。有一粒冰碴儿崩到卢西奥身上。他看见冰碴儿很快在他上衣袖子上化开，变成一颗水珠。

“整块整块的不好往里放。这样的话，冷气就均匀得多了。
现在你可以去把箱子给我扛进来了。”

德梅特里奥又走了出去。卢西奥指着门口说：

“真是个好小伙子！”

“有点窝囊，可人是好人。没说的。”

“倒不象他的老子。那个家伙……”

“幸好撇下他当了孤儿，正是时候。”

“幸好这样。”

“好人总要倒霉。”

“他什么坏事也不会干。是个好小伙子，是的，先生。”

“可他有点骄傲，你无论跟他说什么，他总躲着，好象在说他的事。象他这般年纪的小伙子，总喜欢在你面前显得不可一世，总以为你要压他们一头似的……”

屋里又突然一暗：德梅特里奥回了进来。

“毛里西奥先生，您还要我帮忙干点什么吗？”

“来搬一搬这个。”

老板走到柜台外面，搭一把手跟他一起把箱子放好。随后，他一个一个地从箱子里取出瓶子，往冰箱里放；瓶子叮叮咣咣响了好一阵子，活象一群吵人的鹅。毛里西奥放好最后的一瓶，就给德梅特里奥倒了一杯卡萨利亚白兰地。

“你能不能下午在我这儿待一会儿，帮我忙乎忙乎？”

“今天下午我打算着要去跳舞的，毛里西奥先生。最好还是您另外找一个人。”

“放着钱不赚去跳舞，准是在追求哪个女人了吧。那就算了。可我们怎么办呢？我女儿去看电影。我真不知道该找谁。”

“那就请卢西奥先生帮您一下好了，反正他总闲着。”

“我在你这个年纪，干得够多的了。”

“那您都干了些什么呢？”

“多着哪，比你干得多。”

“那就跟我说说吧……”

“反正是比你多。”

“我不信。”

“喂，小伙子，你还什么都不懂呢。你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喝吧，把你的酒喝了。不要跟卢西奥先生缠不清。”

他在柜台上放下三个杜罗^①。这是他湿着手从柜子里取出来的。他用抹布把手擦干。德梅特里奥把钱收起来。

“好吧，以后再说吧。到舞场里去好好消遣消遣。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了。”

“我还得把车子送回去，这又得耽误我的时间。明天见。”

“再见。”

德梅特里奥回到外边的太阳地里。毛里西奥说：

“你可不要去强迫他。只要不是被迫，他给别人干活就会干得很多。所谓强迫，就是说，一个人在无论什么时候想支配谁就支配谁。既然我女儿想去看电影，那这个小伙子就也有跳舞的权利。今天，大家都过星期天，对谁也不能强求。想挣点外快的人都不来，让我整个星期天在这儿忙得晕头转向，还觉得对我是天大的恩典呢。”

“当然。娘儿们把什么都当成她们自己的东西来支配，连人也一样。”

“是啊。不过，对她们的女儿可不这样。你刚才都听见了！”

^① 西班牙货币名。一个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